



倚蘭臺集

七  
書櫃

~ 16  
3371  
7



1788  
7

The left page of the book features a faint blue grid pattern,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The lines are very light and some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paper's texture and age. The grid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and extends across most of its width and height.



門 16  
號 3371  
卷 7



猗蘭臺集卷之七

初稿

養文  
洲林

書牘

寄徂徠先生

金管吹葭春色既發恭詢大老先生震良介福  
花箋一套野鳧一雙奉贈餘寒尚甚伏祈寢饋  
自玉

與輔之

鳳曆紀元雪山如媚伏惟足下多祉游加不蔡  
而知不佞無恙雍州淑氣日盈金門餘情無既

復理淵

赤城之霞鴨河之水春色相映金城之門不佞  
衛戍數月乃雍州富於山水以盡雪月之興矣  
即今將至柳眠花笑之時駭目之觀備焉若夫  
探禹穴窺九嶷當于七尺軀矣忽接手札知師  
動止無恙何幸過之且知師常在鷺嶺祇林之

間喫露芽哦新詩遙想尚消垢各况會蓮臺時  
因以想望甚矣

示圖南

唐後詩武夷山人之藏版寄與之我迺披讀之  
李攀龍盡唐先生盡其後選後選而詩盡于此  
矣子遷序之乃云其盡而序亦盡矣

寄徂徠先生

不佞有疾不出門一旬歸邨之後不能趨見急

慢之罪不免哉老先生動定戩穀忻懌無量楮  
先生自西京來伏請與門下雕龍繡虎者定其  
交魚婢併獻豈敢謂南有之嘉矣

又

愁霖惱人門前池水將泛米家船老先生無恙  
不佞鄙恙少佳近作祈鑒炤詩成自嘆謂金石  
固不如桑樞則向子所謂富不如貧也請先生  
為易絃

復滕輔之

日得尺一僕病已起起則奔走無寧晷乃病於  
病真蹟一幘見示及無活無動可謂摸者矣陳  
白沙名獻章字公甫明大儒也足下起後自愛

又

今日落帽之興誰有似孟嘉乎不佞朝罷上  
臺酌菊花酒亦幸映于杯盤龍山豈可讓乎哉  
翰海附价不備

又

接手札頃足下霜露之疾而有霍然之喜不堪  
抃躍不佞鄙恙少佳愁霖惱人哉中華人真蹟  
請見視

寄徂徠先生

老先生無恙僕復伏枕故不能趨拜日望斗山  
神馳左右伏請十七日午見枉駕僕雖病中謹  
茲倒屣謂拜面聽餘論則必且霍然豈啻陳琳

之檄枚乘之七哉源弘毅今年為耆請詩余其  
題太俗不可體伏祈炤亮

又

人遺嘉魚輒敬以獻蓋知味者鼎俎邪論語二  
本奉附伏乞疇昔之約勿見違予未見袖硯髻  
髯乎覺在先生玉案上請借與

又

雨雪霏霏寒氣迫人伏惟老先生動止無恙嚮

行蘭亭集卷之七  
奉供炤覽體源鈔湊生所攜也不佞讀之不過  
半未知其善願先生爲悉尊意袖硯謹璧中華  
之製大助雅觀多謝多謝書一篇伏祈改正

寄南郭

盛哉吾夫子修道明復古也世儒率皆溷宋學  
理鬱不伸豈得以先王之道也自仁齋之出始  
言宋儒之誤而猶未免垣郭哉今以吾儕者倬  
詭世儒之徒彼皆右顧左眄以爲怪矣夫德不

孤也如時雨化之始怪而師悖者業行道通愈  
益知其非玄玄空虛說日來月集崇之尊之豈  
遠千里哉噫千百年有此人哉或謂日國所未  
有而日國亦未有能稱其德者已噫無有君子  
哉于今吾儕七數聲價振振乎海內而特以足  
下爲無左席頃聞講學芝里從者爲市芝里足  
下亦勞哉雖然吾聞登高順風而呼聲不加疾  
而耳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是則

足下謂也仲尼嘗稱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不佞  
奔走官事思之不能而晏子之言信然哉唯其  
以無友孤陋日加若足下幸不見棄或能見過  
不佞倒屣俟

復春臺

不佞病久形如槁木至今跬步不能前而心獨  
非死灰哉日接手教披讀之間愕然久之而謂  
足下殆絕不佞歟徐而察之乃知足下之不絕

也足下雖謹乎非不佞不發斯箴則從游如雲  
獨能以君子待不佞非足下而誰邪感佩何已  
蓋夫張樂于蘭臺開宴于平樂或彈鋏者或采  
榮者或揚歌而叩壺者或鯨飲而蹒跚者雜然  
集於此吾豈不欲哉唯待病差之日耳足下之  
言何其絞也力疾作報故遲遲爾茲惟亮恕

寄彥父

文衡山神筆舟中望虞山之卷字字有飛白勢



聊得快心目足下之賜也即今謹璧董太史秋  
山晴靄之卷請再借覽不備

寄梅門

久不作書望河之想無已時西臺一別已四載  
矣去年黃檗道中遇乃不一二言即別西臺之  
別雖久乎一二言之別思愈殷哉伏惟尊者動  
止無恙不佞解衛歸東之後伏枕數月豈亦  
塵泥作病乎動則望紫雲山頭雲雲西也吾未

能西雲又東也師未能東噫再會何時乎哉四  
海餐風無不尚羊願化握中之一塵尾同遠游  
而已憶以古詩書不盡言寒氣方冽自愛

寄徂來

不肖忠統亦復伏枕不能往學百凡荒廢頃與  
同僚兩三子俱奉 召問焉即在今官事及河  
內江州山川人物而已大明會典吾學編勞費  
尊意感佩不盡辨名一冊謹璧天實生德於夫

子懷止不悉

又

往辱書水足氏之雄才可謂倒峽也實運所爲而乃所以廣衍老先生之德也深尾氏得遷不佞之喜可知而已古詩一篇附覽

寄峨眉

無恙往爲私印勞費清心僕置之淨几常與毛穎陳玄者交今復乞索可謂得隴望蜀也足下

再勞玉臂何幸過之

寄子遷

勿謂足下貧嗜酒僕辱其餘瀝僕之疾業已有起色又講以玄虛無乃不霍然哉乞以八日見過待俟

寄徠先生

青春受謝條風解凍伏惟大老先生動止萬福歡喜歡喜小人伏枕不能趨拜矣花箋野鷄聊

奉贈焉

復妙幢

客歲京師遇師不能再會銷魂愈切已往一歲  
事物之變不堪感槩哉忽接手教殊審師動止  
無恙以慰鄙人之懷且辱贈魯水餘沫書及增  
壽陀羅尼經寶樓閣圖明不遠千里愛我斯切  
感佩何已不佞歸東以來病跛不起殆比歲矣  
杜門高卧性愈懶惰其問疾客或顧或絕唯吾

黨者能吐意氣吾旁耳雖然不佞以多病與性  
僻見知海內乃今如此何足相怪勿勞貴意

寄徂徠先生

不佞病也數月絃管不舉杯尊不設杜門高卧  
幾乎懈于官事久矣前已告病今日得 賜允  
先生每勞尊意故走使以言念七日照臨幸甚  
不佞開東閣以奉 蒞

又

昨辱賁蓬草高談移日然而先生無疲色可謂  
誨而不倦矣論語徵乙部謹璧請借與丙丁不

一

又

昨辱訪過歸路涼甚尊體無恙宋人之畫愈神  
愈妙只可惜絹衰不堪久耳謹璧道昆書卷借與  
幸甚不一

又

炎雲覆天氣蒸暑甚先生動止如何不佞狀貌  
大為旁人所笑動則裸裎以卧閣天籟不至殆  
乎壽麻國一現乎葉良珮呂廷振畫附覽不知  
先生孰是不備

復滕輔之

昨辱喻附以晉人法帖不佞以為字似有躁氣  
大概筆意有摸人之累且及後世摸其摸不覺  
遠于晉其敝豈不然乎

寄徠夫子

竊聞令子貴體不安方今炎熱灼人伏惟慈愛  
余得南海之魚正覺海氣生涼時一食之若有  
去腹中之暑附价奉寄不一

復輔之

昨辱手札喻以職事繁多正是盛世之務豈可  
懈哉免毫一管代以女琴馭書牘不日改書附  
示不一

與君瑞

余蓋以爲知己者天授也非人力哉何則同其  
所由侔其所好以切之磋之是以頤蓋如故心  
說情樂所以爲知己也由由道也好好古也蓋  
其所以由道好古者非天而何且天降生民從  
而屬知己者有意哉何則東西南北之人蠱聚  
蟻集其或在異域比肩各天意氣飄揚詩賦相  
命豈非天哉如不佞於足下雖未嘗接驩乃以

辱吾黨耳大名已久豈非所謂知己者所由所  
好臭味同之邪不佞伏枕比年於茲猶在褥中  
終日寂寞據梧長嘯耳足下是國手也蓋有斯  
知己又有斯疾迄今不見不佞緩也暇日叩蓬  
下榻以竢不佞近讀晏子墨子何大復卷缺字  
減請就足下所藏補正之得以全部借與何幸  
過之家藏中蓋自足下所有若欲一二賜覽者  
請奉之

寄徂徠先生

此卷僧來鳳持來書家數人足以慰心目謹附  
高覽文獻通考購得焉而落紙甚多欲以補正  
之伏願先生爲借與幸甚近日以目奉請封筒  
一套附上

又

昨辱書雨濕不可人不佞即惡寒發熱飲食變  
味雖然少恙勿勞尊意真蹟一軸先生以爲奇

珍不佞愈有望蜀之意不知可得不得徵通考併  
三本奉璧徵乙借與

寄君瑞

疇昔辱見枉蓋不佞之神交于足下也久矣業  
已獲親以形接之則神交之間爲不盡也不佞  
抱病不獨少闕盡歡却復勞國手也夫國手於  
我也不獨良劑加以陳琳之才我病何其不差  
哉歸後神飛愈益無已實知以形接之已深矣

知己之感也豈面友之云哉不佞少佳請見惠  
三貼王履吉二幀附覽伏乞何景明集序記見  
借七八日之間若得見叩是幸

復琴鶴

正奉想間忽接大教併見惠彩筆恍如天降不  
知是夢歟殆非夢也甚大賜也方得鄙恙少佳  
蕪詞奉謝不備

復君瑞

昨辱見過且辱書不佞賤恙大佳誠知良藥利  
於病也可謂甚大愛也二幘領收伏惟尊大翁  
起居萬福

與叔達

近聞有貴恙吉人天祐亦可勿藥而寒沍已甚  
自愛勿怠不佞抱病已業一歲駑蹇之才業愈  
廢矣然而其志也在于千里即亦令兄愛我我  
豈無意驥尾乎近聞有明律解君家所秘不佞

亦所知也向欲寓目焉許之令兄令兄頗見許  
而命就足下借之不佞謹受教焉請見借與

寄徂徠先生

日辱尺一字字飛動則知尊體萬福也不佞鄙  
恙少佳矣頃論王寵書以不佞所見與先生別  
承示及數語且曰枝山第一以天然耳豈在飛  
動縱橫哉可謂先生善得祝生不佞所不及也  
近一閱弇州所云枝山第一固也若文王似無



優劣者而每稱以文爲先王必居後者亦似有  
銖兩如何幸見教諭不佞動則斗酒以王李下  
之而酒後之眼不覺妄生瘡癩也琵琶譜附上  
斯渠所深秘而不佞豈得不秘乎餘圖面罄不  
悉

又

蘭亭一卷晉人古氣大慰心目不敢讓它輒留  
案上李白宴桃李園畫題作以附上何當其畫

之妙手乎二喬圖謹璧

復南郭

統也惜夫不足與論才而辱足下高誼示及一  
二且審生平講業之狀足下亦勞哉夫才之難  
也非惟今日也上焉勿論七十子即下其善鳴  
者左氏屈宋兩司馬班固揚雄韓柳王李輩此  
而已矣豈爲多乎吾東方迺寥寥矣哉方今徂  
徠先生出焉著作辨道辨名論語徵數卷以發

猗蘭臺集卷之七  
十一  
明先王孔子之道孔子沒後諸家鼎沸而是獨  
所未聞焉乃人人相怪而師悖吾黨三獻不遇  
亦何怪也夫美玉也溫潤而澤廉而不剝以比  
德于茲若夫題之以石終是不害天下之器人  
其舍諸乃者吾黨士日隆隆乎聞于海內學士  
大夫待教者不可勝數是其光輝所及不可誣  
也而至足下朝則騁駑於書圃夕乃翱翔於藝  
苑即從遊者數百人雖有追琢之勞然先生之

道於足下愈益將盛于世也亦復足下之任安  
可辭哉承頃有一浮圖歸儒者乃復精氣之所  
致足以卜也足下其勿勞其勞矣不佞卧病適  
今一歲杜門高枕謝絕過客諸君呵責謂不爲  
人間世而不佞亦豈爲人間世者也邪不佞太  
骯髒足下所知也豈爲呵責者吐數語乎然亦  
固愛解嘲辭試或傲雄作之如何書不盡言倉  
卒以答

猗蘭臺集卷之七  
十一

復子和

辱書併見寄近作乃審文章益進壯志愈盛即  
伏櫪可歌足下叩壺可知顧契闊之久不啻時  
勢使然以不佞病久食客盡廢唯子遷善愛我  
君瑞善藥我我常在褥中不以禮見而二子善  
知我臆不非非禮斟酌是以厭厭也足下亦不  
忘舊故實辱高誼戀戀君子哉漉酒海錯聊以  
寄贈豈敢應求之備云乎不佞病來苦筆作報

草草高作四篇謹璧

寄徂徠

東風徐至山雪如媚正是土氣震發之時也伏  
惟先生起居萬福深堪欣抃小人依舊唯窮谷  
之居畏固陰沍寒耳筑牋越魚聊以奉寄

又

動止無恙向所啓南留別志藏中果烏有焉倉  
卒之際恐或祝融氏所奪天何喪斯書乎則罪

歸宵人也宵人常愛書不措况先生微言乎然  
亾失如此其謂之何即使能孝敢至左右肉袒  
謝之故不一二

又

春來久不作書伏惟起居動止無恙子遷復羅  
災何故逢祝融氏之怒之甚乎先生深憐焉小  
人亦不憐哉秀緯應大垣侯聘雖薄祿哉是亦  
得時也渠索送文諸公小人亦與焉小人羅災

之後文事殆廢雖然不可辭勉强作之請先生  
是正

與秀緯

足下應大垣侯聘不佞且喜且嘆夫二三兄弟  
者屈指中原已業鼎峙天下向使離群索居豈  
言各天乎雖然耳無白雪之聲目無陽春之色  
登山臨水黯然銷魂豈不亦言各天乎是予所  
以嘆也乃中原之間屈指二三而未至能行其

猗蘭臺集卷之七  
道道必待人而行不然尼父召聘又何爲焉足  
下之游事豈非吾道之光輝乎是予所以喜也  
向足下索峨眉山之圖羅災之後畫意殆廢且  
峨眉之高也白雪天半浮雲緲茫我非好手豈  
容易起雲飛雪乎哉加之日迫是不應索之謂  
也聊作文致小信云

答梅門

浮雲千里書信久廢正遠望之間忽辱手札茲

審動止清勝以慰鄙人之懷余客歲遭祝融之  
變館驪山之下環堵蕭然幾乎似抽簪者嚮令  
演致松氏之志既審尊者深憐焉迺收一卷法  
筵朝夕爲渠讀誦之可謂渠之志成也感槩何  
已予病未起因作報草草不備

與琴鶴

日者辱書不佞病發倉卒以答爾來舊病未差  
唯藥餌是求何得磬折而見大賓懶性愈野禮

法愈踈惟恃犬馬之齒有志于不朽之業而未  
能抽簪於竹林叨食厚祿何異圜牢中物乎伏  
惟足下正笏便殿高議雲臺固亦風雲玄感也  
何不羨乎乃不見遐棄嚮辱賁臨豈思前時同  
署之昵至今窮交如故實戀戀君子者兄耶承  
賜大筆一枝不佞寶焉不啻十五城聊謝以詩  
亦不能盡其萬一焉云不備

答妙幢

不佞常以琴書樂樂則琴書不樂則琴書樂與  
不樂唯在琴與書也即有琴與書也我無不樂  
也客歲祝融氏一遇我我不住諸天何免其怒  
下界之苦皆然何更嘆息乎大山生木石聖人  
教造室雖祝融氏一怒乎上天常敷施於大仁  
豈亦嘆息乎是以自樂樂則琴書已豈不然乎  
忽辱大教及錦箋之賜不遠千里翰墨淋漓感  
佩何已不佞春來有所思哉夫取游京西也嵐

山櫻花翩翩撲面是日也繫舟渡月橋下迺浮  
一卮援琴詠詩一醉一醒意已飄然永和之游  
孰與京西之盛至今神飛豈不然乎不佞舊痾  
未起性愈懶惰故所答不一二伏請勿罪時是  
春氣惱人起居自愛自金

另啓客歲秋辱贈朝鮮國圖不佞所未經目  
也可謂甚大之賜也是時也不佞在病褥不  
能速謝及少愈也已業羅災遲遲之罪莫大

馮露芽一器奉寄

示秀緯

無恙發之日迫甚千里之行自金勿急只恨蒼  
天霖雨故不能班荆以勸離杯尊中如空銷魂  
愈切其謂之何蓋於此行也名山大川必有待  
足下之才才將勝勝乎勝將勝才乎才勝相爭  
如其優劣何成篇勿吝詩箋寄贈西記并附

寄雲夢

無恙向所借覽祝枝山一卷不佞所見亦無異  
徠夫子不佞或以爲似衡山之筆意蓋至於妙  
手雖變化殆無極乎枝山自枝山衡山自衡山  
各有其格氣豈可混乎如何謹璧犢廬已成燕  
雀亦將得小安矣不日置酒之會預以樂之

又

天霽日暖驪黑之原春花爛爛請足下速來舉  
一酒卮子遷將來

又

甚哉吾黨者好肉皆謂肉食者謀之謀者誰乎  
雲夢越子西臺滕子也辱大教即示及食指之  
動竒哉竒哉吾晨網于東海日中得乎鱸魚豈  
其徵乎秋風已起吾黨者所因思也釜中大富  
吾僕豈櫟之乎請來子遷能飛耳必至矣

答秀緯

蓋謂大垣五百里而遙豈其然乎雙鯉天降翰



獨善堂集卷之七  
二十二  
墨淋離宛然壯志乃起欲擊筑歌聲不起短衣  
不着乃知曩昔司馬氏壯遊探禹穴闖九嶷其  
意豈惟好勝乎然勝者埃人而勝夫於其勝未  
嘗不得其人而非其人乎不可以爲不朽陵谷  
變遷蓋其常也足下業已經觀芙蓉之高函嶽  
之峻以示不佞其意亦惟好勝乎不佞先謂必  
也有才勝優劣果在耶一囊中未開耶抑將使  
君王探其稿耶吾黨狂簡無不爲也乃於吾黨

者子焉瘦哉子焉瘦哉不佞病益佳惟是動稱  
杜門杜門所謂留侯之態也始吾病也招都下  
良醫橘生及關生羽生藤生者使者各及三而  
來其容貌大抵雖貴介公子不及焉其口辨亦  
如視見垣一方人雖穆公簡子之病即如指掌  
也不佞乃受藥歲而未起雲夢以吾黨請方乃  
慰以陳琳枚乘之術吾忍然汗出殆得霍然之  
氣人謂楚太子乎南郭君瑞燕集依舊有蒸餅

則口足下不已太飽大飲其狀體可知而已併  
爲笑云爾峨眉之圖未矣怠慢久也亦吾癖也  
勿罪勿罪

與卓上人

不佞之神交于上人也久矣則神之往還勞疲  
可知已塗路雖局懷望其邈何以然乎非有兵  
革風塵之煩非有大山四瀆之難唯疾病是由  
無如之何疇昔始得以形穢相隨也乃大沐上

人上玄之化上人亦不怪我狂簡之態於是乎  
飛龍於雲猛虎於風同明同類可得而稱也即  
是十年一日頃蓋如故而後始知神交之久亦  
不偶然席上詩曰遠公今日笑狂生狂生實狂  
生夫今置我竹林中乎即阮嵇之輩不啻也上  
人能左右之令我科頭裸體而得飲酒如澠嚼  
肉若陵之慢乃不佞之神大是所愉快也不佞  
常如此如此則繫缶高歌歡欣踴躍或曰大丈夫

夫當如此也何以榮進之心枉而行苦而勉乎  
不佞少小孤露且也多病起卧服食唯性矣今  
已向壯又受足疾人事愈疎禮法愈野而又幸  
有吾黨在相稱譽吾放縱而眇視天下之志意  
乃上人亦不怪之不佞於上人方外之知己海  
內唯一人耳是實以心體罄驩上人前者也豈  
不謂沐上人上玄之化者哉牋紙奉贈敝邑之  
產上人若一弄諸玉几上得供大雅文房之具

幸甚再會在近故不益言忠統白

寄雲夢

昨小人不堪奉待子遷亦延首不知足下何故  
不舉玉趾乎秀緯亦不至寂寞茅廬之夕唯與  
子遷飲無那吾風雲之會動則魑魅成妨或怪  
足下以懷仙之癖與赤松子游而不來乎如何  
再復卓上人

余不佞嘗有游山澤觀魚鳥之癖買山旃檀谷

以縱其志意時時往樂樂則彈琴放歌欲以全  
已分百年是亦病生而求不死之術也今日偶  
出游而歸忽辱書及大作數篇蘿蔔五根不佞  
山澤之興未已歸則接絕世之音音益崇高是  
則鈞天之音耶抑亦花臺之音耶何其令人恍  
然乎又審上人有霧露之疾伏惟秋霖以來都  
下大半以濕病自愛勿急不佞舊病亦覺加新  
再會未期而不日走介奉邀

寄子和

寡人好酒而有酒不好中山所造與新豐薄蓋  
醉中長短不中節也不知寡人所好孰與足下  
所好若夫足下同寡人所好寡人之酒足下之  
酒也豈云惜哉請試焉南有一魚併贈云

答妙幢

千里其邈乎行李有焉書苦浮沈乎翰墨有焉  
何其以千里與浮沈而得免小人久不作書之

罪乎蓋愾也小人亦自知其罪也辱書即知上人益健其何以乎翰墨淋漓故且見贈卜相之書藏中牙籤又加一色何賜如之又審憲怡化去之狀小人不堪哭憲怡於我豈唯知己乎渠能直言小人猶在耳嗟呼小人非人不問其病不弔其喪以千里故雖飾其失禮其之謂何今由上人言乃泣不已非上人之言又誰言乎伏枕三歲三歲之間知己略盡抱舊病惹新愁噫

鄙恙苦寒且苦筆故不一

寄子遷

子遷如何寡人有願寡人果哉吾聞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德爲德堯舜是也功爲功禹稷是也言爲言五典三墳八索九丘是也人而無之如生何人而無之如死何苟德不及堯舜功不及禹稷言不及五典三墳八索九丘死生其間亦唯醉夢而已方今昇平穆穆在上

明明在下惟辟明德惟辟玉食憧憧威儀崧高  
中興天降之福累歲有年朝無姦佞野無饑餓  
於是乎諸侯思寧吾國大夫思治吾家士庶人  
思修吾身誰有辱泥塗者乎唯寡人有命乎足  
疾三歲未至差已良醫代至自晉自秦夫疾未  
可瘳乎藥石及焉今而竊謂其三者二已不能  
其餘言耳然尼父作春秋左氏作國語屈氏作  
離騷司馬氏作史記類所發憤悱詩三百亦然

今寡人謬世爵祿列諸侯班身服美服口食美  
食何有所憤悱可言乎唯是義不苟合當世當  
世亦笑之則退而窟伏佩芷蘭帶女蘿鍊石髓  
漱水石逍遙容與飄焉成章乎况生泰平之世  
遇聖明之時寡人不敏已不能立大上之志以  
謝食封之恩噫唯命不可知也於是寡人居常  
所樂二三子在耳酒後耳熱擊缶悲歌相與謂  
曰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少長不順孰先孰後

何不相爲謀乎乃與盟曰臭味勿負若或有渝  
此盟皇天后土實所照臨且骨可朽言不可朽  
言不可朽如其信何子遷曰盟主有信誰敢失  
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盟也信必全始  
終時人謂之西邸之盟即二三子以恤寡人疾  
病不遂其志數覓扁鵲倉公之禁方授之寡人  
服之已差十之五今餘其五顧且經歲起乎唯  
命不可期也子遷如何求考槃乎求寵乎旗鼓

今誰乎橫行今誰乎子遷來寡人有酒如淮有  
肉如坻請爲命宰夫饌

寄金華山人

向者得白雪篇不佞在官不得攜妓東山而縱  
登臨興詩思都廢不能以和唯每子遷至語及  
子和時時酌酒旁若無人之狀日見覓云云微  
我無酒何不應哉且吾黨饕餮天下所知也不  
佞亦幸受貢餘酒食不之一尊及二品寄贈佐

酒助狂是幸

與卓上人

上人何如不佞昔與上人遊已三歲彼一時也  
今而不佞朝乃戴星夕與飛鳥還還則又點檢  
簿書每及數更上人何如不佞昔與上人遊已  
三歲上人想且遊戲三昧無所不可不佞獨苦  
世網即得虎溪之笑亦何時哉噫榷子油一壺  
寄贈餘面既

寄越君瑞

南山忠統久不作字字殆失古昨夜偶醉子遷  
亦來爲足下說不佞之書甚矣三酌不解五而  
勃然七而始下筆遂成乃是非不佞所作酒氣  
與子遷所作也以應前日見徵

報藥山上人

惠書且致禱篇上人爲賤軀懇懇祈福寡人不  
佞亦惟高德之馨香是賴敢不敬承公事鞅掌



日不暇給卒答附謝萬惟諒焉

寄竹溪

足下求寡人之字寡人爲公事日迫不作字數  
月字字失晉拙乎豈應求之云哉

寄字軒

苦熱累月近又微恙公事之外一切廢置前已  
見徵拙書不能即應昨夜小閑遂以一掃亦病  
餘不能作字一笑是幸

答子和

聞之足下蛤化大是寡人之所喜也每恨吾黨  
鳴者半是醫也足下今儒之則秀緯伯曄等皆  
相繼而化之乎可謂自隗始也可笑者足下之  
貧孰與范叔之寒乃承意云云寡人非敢贈之  
聊戀情以倣古人耳笑納是幸

與卓上人

日日炎熱即火山如此乎想上人常坐蓮花臺

清涼獵衣何知此苦可羨甚也忽見惠書詩及如椽筆感佩不少乃吟白雪霏霏頓忘焦苦於是始把惠筆作報然退食之暇草草布字拙和姑且負債萬惟諒察

另啓惠筆佳甚只恨澁而不活不知上人之意如何

答瑞見

接手教且辱詩二篇過稱拙什不佞業以自廢

十年于茲何能一奏陽春之雪爲不敢當焉餘面旣

與君瑞

不佞業已大廢吾黨數子昔嘗竒異想亦日以成章不佞也後其或以不佞爲不佞足下於不佞高誼不可忘而契濶久矣恐足下乃謂不顧久要也今執事者率矯矯不下士不佞則駑劣六載屈伸旦暮陳力就列而自旁亦皆以疾疢

不以藥石動則截截論言汗穢洗耳何謂執事  
可易乎時時與子遷及此言而已日辱壽序至  
今讀之不止顧足下不朽愈益盛哉又賜覽王  
右軍法帖及米芾真蹟筆力縱橫披之大快獨  
芾之書法奇甚不佞好奇願與趙仲穆畫軸及  
仇實父畫投車轄宴桃李園併代之足下或見  
許之幸甚若夫得此書法而至于言非芾不佞  
非不佞芾敢妄貪和璧哉請再還璧唯恐祝融

氏動為奪之故預償以此諒察是所

寄子遷

無恙頃猗蘭臺集成焉輒取之讀之未嘗不靦  
然汗顏也今欲亟改之業已自廢且百冗紛然  
何遑及此乎因吐露一二以述凌遽之狀伏請  
足下為一留意幸甚余不佞性素懶惰自以足  
圖丘壑而以禮法所繩加以今職執事鞅掌機  
務纏心四體殆疲矣朝則息寐未寤家僕拍肩

呼而不置尚不寤則陽為猝嗟而令起焉尚不用則後朝時故強起衣冠勉作威儀夕則得沐浴之暇耳豈暇外事乎方今股肱諸臣皆博問宏達節適時執綱紀庶明勵翼大政而令百寮若水之下理萬機若環之迴豈不盛乎余不佞駑劣幸得辱廁其班時時與會議然動則奔跽不從人所可為焉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曷能推移者乎直木不可為輪曲者不可為桷夫猶抱

明璧而臨深淵焉即拳拳固握之不墜而衷心不可不懼也是以日夜為志願於宴然偃曝之狀耳然而命哉又重以駑為驥而令致千里焉步涉跼蹐不能進趨是則性所不有乃曲而為焉奚不勞乎當此之時家僕等相為謀乃所著作恐為朽蠹亾矣請梓以為不朽云余亦率爾夜郎自大從所言焉今將行之世於是欲無後之悔也稍稍取舍之則可者百無一二噫何足

爲不朽乎足下急于愛養人才故如不佞擣鉛  
亦辱褒揚見序此書是不謂不以下體而棄對  
菲乎而未盡我所欲則謬污大雅之篇是懼雖  
然不遑改之如右意已迷取舍故今將勞賢意  
以定焉伏請明教耳

猗蘭臺集卷之七

